



六研齋二筆卷四

攜李竹懶李日華著

戊辰三月在金陵西察院王越石携卷軸過我有
倪迂着色山水小景單幅樹石渾厚修聳雲霞
鬱滃閃爍不定真傑作也世傳雅宜山圖恐未
必勝此特是幀晚出未騰聲價耳乃寫於周南
老齋中而周以爲家珍者題句云

雨後空林生白煙山中處處有流泉因尋陸羽



幽棲處獨聽鐘聲思惘然戊申三月五日雲林
生寫

望見龍山第幾峯一峯一畫水如弓蒼林茅屋
無人到猶有前時躡屐蹤句曲張雨題吳睿書
門外青林生紫煙龍泓一道落飛泉却如靈石
山中宿爲說倪迂似米顛向客張貞居澗阿言
米南宮有潔癖書畫俱小幅近代唯倪雲林頗
似之米以顛名余故以迂名倪今觀遺畫併及

之汝陽袁華

萬壑爭妍處重泉闐響時石梁無過客孤嶼白
雲期淮南陸顛

晴峯餘生色春雲作曉妍幽期如可覓茅屋石
橋邊雲林小景着色者甚少嘗客寒齋間作一
二其繪染深得古法殊不易也拙逸叟周南老
題

窈窕茅堂石逕幽小山叢桂足淹留仙人已跨

六朝文苑二筆 卷四
遼天鶴寫得雲林一段秋錢仲益

昔年來看墨池鸞風雨扁舟載酒過一日春歸
清闕閣幾番蛛網落花多嘉禾朱逢吉

古苔凝綠上松根前輩空留翰墨存寂寞雲林
堂上路一峯殘雨映孤村門生王達

蕭散倪迂士詩工畫亦清吟情何浩蕩筆勢更
縱橫鄉里推高誼江湖足令名近傳騎雀去想
只在蓬瀛華亭顧祿

桂林楊叅知冷然先生好古多蓄與余會於金陵
徐氏園亭出一畫軸見示標曰天香深處筆蹤
極謹細如王叔明所寫松桂層層草堂前列植
桂與奇石相間委係奇作觀者定爲王荆公介
甫之蹟以石邊有細書王安石作四字故也然
諦詳安字下石字乃模糊而以筆潤補者意其
爲王安道履所寫耶安道作華山十二圖余曾
見其青柯坪一幅正類此且荆公生平作字草

六碑齋二筆 卷四 三十三
草類有極忙事者人方譏其人生那得許多忙
事豈能耐意爲此耶且古記絕無善畫之日何
得突出此軸大都炫竒無識者以其不經人見
而信意妄指以誑昂直耳此三吳人饒爲之黔
楚淳樸何以有是詢之果先生權武林南關時
所得也

王羲之樂山陰山水自罷內史後卽流寓彼中所
書蘭亭告誓畫贊曹娥樂毅凡厥好蹟咸在越

中以故晉宋隋唐書派無有勝越者永禪師乃
其七世孫與兄子道賓捨俗出家號惠欣者同
住雲門寺俱工翰墨梁武帝欽二師妙蹟因名
雲門爲永欣寺又有智果亦永師弟子辨才袁
昂之後於法裔乃永嫡孫唐虞世南亦師智永
其他前後名賢如謝靈運孔琳之賀道力謝敷
虞綽賀朗孔侃謝藻丁潭劉嶽賀知章徐浩暉
映古今騰驤墨苑者皆右軍開鑿靈源流衍出

六石齋二筆 卷四
興於不盡也

亞棲書開元寺壁筆勢濃鬱古帖有之亦是晚唐
奇蹟

王右軍墨池天下名山勝地在處有之卽越中亦
數處會稽縣在縣南五里白馬山又云在縣南
二里戢山戒珠寺前圖經云王右軍養鵝之所
華安仁考古云逸少旣善筆札性復好鵝所在
穿池滌硯其傍必有牧鵝之所山陰縣王右軍

墨池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蘭亭橋東華鎮記云
聞右軍上巳修禊處在天章寺有墨鵝池池不
甚深廣引溪爲源每朝廷恩命池墨必先見皇
祐中忽三日連發未幾御書至趙清獻公親到
池上與僧約曰池墨見卽當爲請之旣炷香致
禱須臾響應墨光黑色倍常時因貯之於罌以
獻于朝任屯田布罷任游山以香酒祭池倏忽
墨見留詩云田曹郎吏何多幸親見池中墨水

生嶧縣右軍墨池在縣南十五里金庭洞晉王
右軍所居也唐裴通記云金庭洞天在縣之東
南循山趾而右得小香爐峯卽洞天之北門常
聞異香時值仙人從古不死真天下之絕境也
瑯琊王羲之家于此山其書樓墨池舊制猶在
通以元和二年二月來游登書樓臨墨池但見
其山水之異

集異記王黻盛時搜求四方瓌竒之物以充玩好

有人以桃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
詠甚多嘗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如六石甕豈
非其核耶又水部員外郎杜涉嘗見江淮市人
桃核半扇量米可容一升言得於九疑溪澗中
黻與蔡京各立供奉司於私宅海內珍竒半以
供上半以自與黻此桃核有多人題詠而無御
用標記當是其所私物耳宋潛溪應制蟠桃賦
序云乙卯夏上御端門召翰林辭臣出示巨桃

半核蓋元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計其實大如斗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繪龜鶴雲氣之象上因謂宋濂曰爾盍撰詞以垂後戒按此核乃道君所玩金酋粘罕臨城坐索以去者後復歸之元而終以奉我

聖祖核雖小物而展轉之間天命係焉顧荒湛者以爲玩而崇德者以示戒據拾吐棄之餘遂比

於夏璜周鼓夫豈偶哉

廬山石虎庵比丘尼海光夢一人長身纖瘦班衣自稱圓通居士願捨身作供養具俄而牕外竹生一笋白花紫籜如夢中人之衣旣成竹約六尺餘無節黃綠瑩淨江州太守意將奪之一夕自倒尋太守去光迺用作柱丈目曰直兄余於無門洞僧解如者贈曲竹杖一枚銘之曰內存空虛外去節目嫌汝太直不妨稍曲余行世途

入石錄卷二第 卷四
二七六
委蛇之徑不比空王弟子出沒於白雲青靄中
安得盡肆其直耶

婺硯出龍尾山唐開元中葉氏耕山田同衆列殖
忽一日有一翁撒蓑草數莖化爲鯉魚入田衆
逐之隱入地掘得石琢爲硯良材也因益劚地
而硯石盡出南唐立硯務於此其品有眉子金
星羅紋刷絲牛毛諸種東坡研說云余家有歙
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江少微銘曰

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誦
者三物耳蓋謂研與少微爲五耶端溪未行婺
石稱首至今唐硯垂世者多龍尾也廣文毛修
之攝婺教席寄余石一方厚二寸廣六寸色淡
青試取羅小華邵格之程君房最精墨磨之不
三四推却卽成濃潘真可貴也

沈石田天賦異稟苞茹奇奧不獨繪事超奇書法
雄麗吟情灑落稱三絕而已卽遊戲之文亦擅

三昧嘗見其募鬚疏一首雖子淵僮約魯直跛
 奚亦不是過也愛而錄之曰趙鳴玉髡然無鬚
 姚存道爲之告助于周宗道於其于思之間分
 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啓南爲疏以勸之曰伏
 以天闢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
 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乃因人而
 舉康樂著施舍之跡崔諶傳插種之方惟小子
 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
 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
 人之美使離離緣坡而飾我當搢搢擊地以拜
 君把鏡生懽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
 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羹豈敢易撚于覓句感
 矣荷矣珍之重之

寒食前後五加皮叢生草棘間芽如茶薺焙食之
 香美踏青女兒喜採掇以歸陶隱居云釀酒主
 益人道家以此作灰用以煮石東華真人煮石

經曰舜帝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
偃息正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王屋山人
王常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又曰寧
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又名文章草譙周
文章草贊云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
言其貴近有士子作遊女詩云不曾憐玉笋相
共采金鹽亦妙句也

拜有多儀頓首者以頭頓地也稽顙者額着地良

久也拜手者交手上下低昂也拜者屈腰連身
上下低昂也跪者屈兩膝也長跪者以膝着地
而伸腰白事也空首者首與手而微屈也雅拜
者先下一膝今人所謂扯腿也奇拜者一拜也
褒拜者再拜也凶拜者先拜而後稽顙也肅拜
者屈身相讓而肅進也卽今人之拱揖也膜拜
者俯身着地而兩手各開以摸地也古君臣相
答拜父母或答其子舅姑或答其婦者以手作

勢稍俯以答之非着地之拜也凡言拜者皆非
着地也詩曰勿剪勿拜箋云拜者屈也古女子
拜亦必屈腰與膝武后更以跪跪則畧屈其膝
而已而又伸其腰此其爲抗於男也宋明肅太
后垂簾欲服袞冕郊天薛簡肅折之曰陛下卽
欲服袞冕將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乃止蓋男
子拜者先磬折後以膝着地而俯伏以興也婦
人拜者先屈膝蹲身而後俯伏以興也王建宮

詞曰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正謂
曲身屈膝伏地以興全如男子也卽此想之女
過抗而男太卑見矣或者以爲婦人副笄六珈
盛飾難於俯首則以長跪答男子可也而又何
併伸其膝耶此真不可曉者

會稽典錄有王羲之集五卷謝安集五卷謝玄集
十卷陶弘景集三十卷惜皆不傳

李善號稱書籠有漢書辨惑三十卷

梁高祖謂不讀謝朓詩三日便口臭

唐佳園林宋陸渾王輞口白眉道李平泉裴午橋
若盧嵩陽元浯溪直山川藉人以勝耳

隋竇威撰寰宇圖志五百餘卷虞世基撰十郡志
一千二百卷敘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敘郡國
則卷首有郡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
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卽
率更令詢之長子也

未到橫山五十餘步有土穀祠松樹一攢六株面
面有態江邦玉將買地移祠而結屋其下余與
魯孔孫徙倚終日欲先作圖而恨手腕弱不能
如相城雄肆未敢輕落點墨也庚午春日念之
成一絕寄邦玉聊望青子枝頭以解渴耳絕云
擔書嫋嫋入煙巒靈鷲西偏上竺南半月休糧
在何處六株松樹一茅庵

吳少君喜自拈佳句多有不成篇者如廢寺云偶

經荒落處人道古招提不見山僧在時聞春鳥
啼泉侵松下路石墮屋邊溪止六句又少年不
識數兩手爲十五醉後自騎馬墮馬亦弗苦又
淡月不成影只一句又白日不得意不如秋夜
長止兩句

亭兒有得雨寒蕪回舊綠被霜衰柳學新黃之句
陳眉公先生極喜之然顧大涵五臆記京口陳
從訓有衰柳學新黃語余少時有雨檻蝸痕上

風枝鳥夢搖後閣春風堂詩話則宋人已
有雨網珠絲斷風枝鳥夢搖之句矣

李白清平調四絕外又有六言一首亦妙女伴莫
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
在誰邊

楊維禎詩五月八日紀遊三十六天洞靈洞洞中
窓戶夜不扃地底風雷日相哄巉巉靈骨誰手
鑿納納虛衒曷時頽龍顛虎卧絡薜蘿委蓋垂

旃挂鸞鳳莖高玉屑陳金杵窪陷瓊漿流碼甕
 元田鴉色白于鷗丹室蛇光紅似竦石函綠字
 紫泥封玄圃瑤華青子種白驪有跡踏石田金
 虎無聲飲銀永樵柯已爛商四朋蒞輦初過茅
 二仲牛車望氣待著書螺女行厨時進供胡麻
 留飯阮郎來林屋刺船毛父通 音痛 王生石髓
 墮手堅吳客求珠空耳縫九靈太廟苞氣母五
 岳真圖特兒弄書傳丹篆爾何須石化黃金本
 凡溪上桃花自迎送

陽羨荆溪之南有銅官山記云東漢袁令玘有異
 政歿葬此山一夕雷雨天下銅棺改葬石冢石
 壇儼如馬鬣因名銅棺溧陽亦有銅官山張鉉
 金陵志稱山產銅漢時設官冶鑄因名今按溧
 陽諸山東連陽羨當是一山而分屬耳袁玘之

說出於附會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
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言飲酒者九百首

宋方勺之弟甸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
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
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
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
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五經之外復爲

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
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遂以爲
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
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
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至長安未及緝理尋以
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
傳拓之本猶存秘府前史所云三字石經者卽
蔡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十數卷而

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經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搜訪得尚書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題名等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同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

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嘆哉甸字仁夫紹聖中人也其所見本云鄧人董堯卿自洛陽持回甸定以爲魏本謂拓拔魏也丘元禮儀部從陝回貽余石經一部余細繙之字皆正楷筆類歐虞意必唐刻非魏製也且其後有毋昭儉題名則唐本似亦殘闕而經五季僞蜀之修補明矣不知當時甸所見者其卽此本耶

抑別本耶友人陳無功亦得一部遂名其居曰石經草堂而要余作記余以懶故未及運思會無功有鳩茲之遊無人責逋偶覩方說爲錄出以俟無功歸而商之

漢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以合其私文者乃白靈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于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是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後漢書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禮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飈秦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蝌蚪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

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
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
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
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唯昶有文
學而蜀不受兵又多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
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
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唐貞觀中太宗又命唐元度書九經訓釋是名九
經字樣文宗時高重爲祭酒與鄭覃復刻九經
皆在長安國學

金華王魯齋精易專主象數解吉凶二字云吉字
有老陽出土之象凶字有老陰入地之象

清江張仲純曰儀雖兩而實三象雖四而實五卦
雖八而實九蓋謂兩儀卽三才四象卽五行八
卦卽九宮也

仲純因談易而撮醫之要云夫寒暑燥濕風火天

之六氣也辛甘鹹淡酸苦地之六味也手足三陰三陽人之六脉也人稟天地冲和之氣受五行生化之形陰陽剛柔萃乎一身通上下而爲三才生氣根於中命曰神機六氣和於外六味養於內起居有時飲食有節然後能致其和以宅神氣以爲機發之主故身安而無病由夫利害牽乎外情欲耗其中然後六氣六味始得以撓之而病生焉寒濕陰也寒傷榮病於下足經

先受之熱火陽也熱傷氣病於上手經先授之風爲陰之陽善行而數變風勝肝肝主筋故拳攣而抽掣者風之爲也燥爲陽之陰善斂而收縮燥勝肺肺主皮毛故枯澁而皴裂燥之爲也氣皆以味勝治之之法上者涌之下者泄之中者和解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實不虛以經取之此其大法也又曰心肺包絡在上屬手經自午至亥六陰生於上從上而走下肝脾腎在

下屬足經自子至巳六陽生於下從下而走上
上以候外浮以候氣下以候內沉以候血診法
大要可知矣

三衢劉牧解易有四象曰六十四卦之中有假象
有實象有義象有用象

唐胡惠超處衆人中則長衆人一頭雖極長者亦
止及其有人謂之長頭仙亦猶佛法中釋迦如
來一切天人無有得見其頂者

黃庭堅寓潛皖間與李公麟遊處讀書潛山之山
谷寺故號山谷老人山有石牛洞公麟爲寫山
谷坐石牛像庭堅作詩曰鬱鬱杳杳天宮宅諸
峯排霄帝不隔六謁天門開關鑰我身金華牧
羊客

西漢孟節舍一棗核可至十年不饑

東流彭澤接壤相傳淵明種菊於此有菊所故縣
曰菊邑江曰菊江

隋元藏幾奉使海外遇仙學道回子姓悉亡唯黃
鸚一雙隨之出入呼之卽下能傳空中言語

陶安公冶鑄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
安公懼伏冶下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
冶與天通七月七日當迎爾以赤龍至日赤龍
果下安公乘之而去

水母蛇形有五色之光見者神仙

湘川記曰朱陵之靈壇太虛之寶洞當翼軫之宿

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有五峯而石廩預其一
山多詞人樵夫舟子往往能詩有廣州從事舟
行聞人諷詠云野雀灘前一棹孤月光遙接洞
庭湖堪憎回鴈峯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

建炎三年思陵入越航海泊台州時程俱知秀州
虜警急棄州保華亭縣

宋王仲山者守臨江軍以城降金其女適秦檜東
臆搯橘皮者卽此物也

沈石田雪景長卷雄肆渾厚意做巨然公亦殊自
滿志後擘窠作黃雙井書一歌以貽吳匏翁太
宰歌曰眼中飛雪作竒觀江山一夜皆玉換前
岡陂陀帶複嶺小約凌兢連斷岸水邊疎柳似
華髮忽有微風與飄散紺宮幾簇林影分白鷗
一個江光亂老漁蓑笠祇自苦冰拂凍鬚莖欲
斷江空天遠迥幽蹤只有一竿聊作伴此時此
景此誰領亦笑此漁從我玩圖成一笑寒戰腕

萬里江山在吾案成化臘月吳中歸途遇雪所
見竒甚呵凍作此圖以寄匏翁老友 長洲沈
周

海鹽半邏西塘橋下有湧泉沸波而出以扁舟兩
岸維定杓取甕貯歸而點試茗柯與惠麓同味
宋建炎四年二月十八日金人陷秀州權知軍州
事趙士鑿死之

一丈青羣盜馬臯之妻間勁者說張用歸朝廷馬

六代通鑑卷四
三十一
臯爲郭仲荀所誅勁以其妻配用遂爲中軍統領列二旗於馬前曰關西貞烈女護國馬夫人亦女驍也然非水滸中人

秦檜初以不願立張邦昌遭粘罕拘執北行并其妻王氏隨行有小奴硯童少婢與兒御史街司翁順而已至金國見虜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異姓之節以賜其弟撻懶爲任用任用者執事也撻懶亦高其節甚相親信金人許隨南官遷

徙之人隨便硯童與兒翁順皆不肯捨檜去撻懶提兵而南也命檜以任用偕行檜與其妻密計留妻於燕山而已獨南其居與撻懶比隣妻故詬罵檜曰我家翁父嫁我時有貲財二十萬貫期汝與我同甘苦盡此生今汝爲任用棄我耶撻懶妻一車婆者聞之曰大金法令許以家屬同行今皇弟亦帶家屬軍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屬而不與同行也王氏遂同而南檜爲撻懶

叅謀又爲隨軍轉運使在孫村浦寨中楚城陷
寨中人紛紛爭入楚州檜見稍工孫靜可與語
遂與密約於紛紛不定中以催淮陽海州錢糧
爲名同妻王氏硯童興兒翁順及親信高益恭
等登小舟令靜掛席而去至漣水軍界爲丁襖
水寨邏者所得將執而殺之檜曰我御史中丞
秦檜也寨兵皆村民不曉其說檜曰此中有秀
才否當知我姓名或謂有賣酒王秀才王秀才

名安道字伯路素不識檜乃佯爲識以詒其衆
意欲存檜也遂一見而長揖曰中丞勞苦不易
衆遂信之檜至行在士論疑之范宗尹李回薦
其忠而才上遂除檜爲禮部尚書先是上推恩
扈從二帝者家檜本無子外家王喚者以王氏
子名秦熺以應之至是檜與王氏見之亦遂以
爲子無間也檜爲人強力忍垢初爲太學生每
同舍有醪飲檜輒爲之幹濟敏而不厭勞屑人

目爲秦長脚云

超化寺壁誌唐黃門內侍謁者作達靈題云予自知命之年從鸞輿西幸當天寶丁亥十二月得青城上人授真元丹訣而意未曉屬駐蹕行在掌命頗煩及德宗至德丁酉歲啣命禋於嵩丘復遇丈人始全決神水黃芽之道洎畢請告回觀宸扆乞骸歸田會南曹郎張公去非左史程公太虛皆以其故廬共製神室皇天眷祐丹鼎

融光服餌浹旬肌容發爽凌虛不懾意愈通神自餌靈丹起至德丁酉迄今上乾符甲午歷春秋一百一十有八載更十二朝遂得還童復髭矣

唐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牛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一絕六事齊舉時號神仙童子

宋高宗晚年無嗣有劉僧遇者僞稱皇侄係淵聖

第二子遣官勘實決脊配瓊州牢城先是單州
碭山縣染戶朱從因販棗往南京界劉婆家得
一小兒曰僧遇以棗博歸養之有金人之出戍
於碭山者見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染人俟其
稍長教以雕花板有京師販猪人張四兒見之
曰此人全似少帝僧遇竊自喜每看影戲唱詞
私記其宮殿中龍鳳之語附會稱說迨三京路
通有詔尋訪宗室令發遣赴行在僧遇乃自謂

是少帝第二子以告於從從告于縣知縣請監
酒石某問之乃石駙馬之親弟也僧遇言在翁
翁懷中翁翁腋下有一黑痣嘗手撚之又畧言
宮禁中事問其流落在人間之因乃曰少帝使
黃院子張全夫婦背負出城奔至夏邑縣遇劉
統領留之取其玉鈴張全夫婦遭統領所殺後
自巳逃去流落歸於染家時劉統領尚在卽尋
訪而質之僧遇私謂統領曰我真少帝子公言

當與我一如稍異我當以公累年作過牽告于朝統領懼悉如其言縣信之聞于單州桑夏卿遂津遣赴行在單徐間富人隨而來者二三十人有朱良翰邦翰者屢投箋啓稱殿下至泗州司法叅軍孫守信見而疑其不實白于知州王伯路曰皇侄之事甚爲可疑泗州者江南之門戶若從此而南必州縣張皇矣莫若厚供而館之且奏取旨得旨津遣未晚也伯路從其言奏

聞送門司閣門勘當淵聖並無第二子用金字牌付轉運副使胡昉委清強官就泗州取勘昉到泗州對移守信爲司理叅軍勘之一行人盡攝入獄市中皆喧言皇侄在獄遇夜獄屋上有火光赤氣亦有送飲饌入獄中一行人皆厭厭守信見人情惶惑常戒推司不得用縑拷當以智推之後追到劉婆爲證獄方具奉旨決脊杖二十刺配瓊州牢城針筆人執筆不敢下于刺

字極細小直杖李俊執杖不敢決旣而輕拂掠之皮亦不傷自此人呼爲趙麻胡虞候鞏俊王俊送滁州偶市中遺火市人以爲趙麻胡經行有火光也僧遇經來安縣題詩于興國寺曰三千里地孤寒客七八年前富貴家泛海玉龍驚雪浪權藏頭角混泥沙猶自謂真耳

韓蘄王妻梁氏張循王妾張穠皆教坊中人也梁親操枹鼓以助金山之戰循王在軍以書抵穠囑其管家穠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不顧家以勗循王勉立功業循王以其手筆進上上爲嘉獎封雍國夫人誰謂風塵中無健婦耶

畢良史字少董蔡州人畧知書傳喜字學粗得晉人筆法少遊京師以買賣古器書畫之屬出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畢償賣兵火後僑寓興國軍江西漕將蔣璨喜其辨慧資給赴行在遂以古器書畫之說動諸內侍內侍多喜之思陵方

六研齋二筆 卷四
三九十一
搜訪古玩恨未有辨其真僞者得良史甚悅月
給俸二百千而食客滿門時號爲貧孟嘗有姓
畢人得文資恩蔭無宗族承受良史邂逅得之
補文學後權知東明縣到縣搜求京城亂後遺
棄古器書畫復載以達行在上大喜良史通春
秋改京秩棲遲輦下人又號之畢骨董

秀水閒居錄曰趙鼎蒲解間人起於白屋有朴野
之狀一日拜相驟爲驕侈以臨安相府爲不足

居別起大堂竒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
設大爐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煙氣氤氳交合
坐上謂之香雲又堂饌增厚日有會集侍從諸
將下迨省寺官所喜者次第召食堂除公吏日
支香費數千緡酒饌不計也

神仙飲沆瀣朝霞沆瀣者夜半天地玄黃之氣也
朝霞者日初出黃氣也

列禦寇墓在鄭郊有胡生者家貧以鍤釘爲業謂

之胡釘鉸美酒佳卉輒奠禦寇而祈聰慧焉一
夕夢人以刀割其腹置一卷書及覺遂能詩嘗
贈韓府一絕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衣出
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

白樂天孫白龜年住嵩山遇李太白招之曰我自
水解後放遁山水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峯中帝
飛章薦奏見辟掌牋奏於此今已百年矣近過
潼關有一辭曰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歌鸞舞鳳

常記別時明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
相送乃書一卷遺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夫
太白詞麗然與禽語何關又杜子美詩云夜闌
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療瘡法對日握棗書此十
字於空中仍喻日氣一口吹棗上不換手以啖
病者輒愈此又何理也豈本靈之語出於元化
被之者靡不通徹耶

黃帝時瑪瑙甕堯時猶存甘露尚在其中盈而不

竭以賜羣臣謂之寶露至舜時漸減秦始皇通
汨羅之流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置於舜廟
漢東方朔識之乃作甕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
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荒如縈帶
蘇德哥善合返魂香但殂經八十一年以上者不
可返

貞元中有畫人甯采爲竹林圖甚工坐有郭萱柳
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盼圖曰今欲爲公

設薄技不施五采而令其精采自勝郭殊不信
柳曰當入彼畫中治之因騰身入圖而滅久之
忽曰郭子信矣聲若出畫中也瞥自圖墜下指
阮藉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阮像唇若方嘯
甯采覩之爽然自失意柳其得道神化者也

唐永禎年南海貢盧眉娘年十四眉綠且長故有
是名眉娘幼而慧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
靈寶經八卷字如粟粒點畫分明又善作飛雲

蓋以絲一絢分作三段染成五色結爲金蓋其中
有十洲三島臺殿麟鳳之像而捧幢奉節童子
亦不啻千數順宗歎其工謂之神人度爲女
道士歸南岳仍號逍遙

李守中爲承旨奉使南方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
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中詣其居見其父曰
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
九十五語次見梁上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

宋卿曰此九代祖也相傳數世不語不食不知
其年多少朔望請下子孫列拜而已

崇聖慧月長老治痢方先贈公於古藉中抄出每
歲夏秋間書揭牆壁人用之者甚效其方櫻粟
殼七顆烏梅七個陳橘皮七片皆如常法而甘
草七寸炙其半生薑七片煨其半水一大碗入
小甌文武火煮服金瘡血不止者以炒蠶蛾末
摻之立止

秀州外科張生本郡中虞候其妻遇神人自稱皮
場大王者授以癰疽異方一冊且誨以手法遂
用醫著俗呼爲張小娘子又轉以教厥夫吳人
章縣丞祖母章子厚妾也年七十疽發於背邀
治之張先潰其瘡而以盞貯所泄膿穢澄滓而
視之其凝處紅如丹砂出謂丞曰此服丹藥毒
所致也丞怒曰老人平生尚不服一暖藥况於
丹乎何妄言若是祖母在房聞之亟呼曰其說
是也我少在汝家時每相公餌服大丹必使我
輩伴服一粒積久數多故貯蓄毒根今不可悔
矣張謝去母是以是終

張仲景入桐栢山采藥遇一病者求治仲景診之
曰子腕有獸脉何也其人曰我嶧山穴中老猿
也仲景出囊中藥畀之輒愈明日其人有一巨
木至曰此萬年古桐也聊以爲報仲景斲爲二
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

宋徽宗自畫漫遊化城圖人物如半小指數千人
城郭宮室麾幢鼓樂仙賓真宰雲霞霄漢禽畜
龍馬凡天地間所有之物色色備具觀之令人
起神遊八極之想不復知有人間世真奇物也
今在嘉興陳氏又見其臨李琚道圖舊在張受
益家今聞在京師某人處畫明皇騎三駿照夜
白出棧道飛仙嶺乍見小橋馬驚不進遠地二
里見人摘瓜後有數騎漸至真奇蹟也

米南宮多遊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松栢茂
鬱處其初本不能作畫以目所見日漸摩倣之
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
蔗滓或以蓮房梗皆可爲畫紙不用膠礬不肯
寫在絹上今所見米畫用絹者皆後人僞作米
氏父子不如此

米元暉能傳家學所作山水清潤有致然亦稍變
父法自成一家頗自貴重不輕與人作翟耆年

六何齋二筆 卷四
三十四
二十七十一
作詩云善寫無根樹能描懔懔山如今身貴也
不肯與人間蓋元暉所作楚山清曉圖父元章
以進御蒙賞遂授敷文閣待制翟詩合此意爲
諷耳

郭熙以畫得名其子思登科熙大喜於縣庠宣聖
殿內圖山林窠石四壁雄偉清潤妙絕一時自
云平生極意於此熙能爲遠景意趣益新畧不
相雜貴家收熙畫掛堂上森然若在林壑思後
爲待制重賞以購父畫欲晦其蹟也

宋有老父漁釣於涪水著鍼經診脉法亦號涪翁
保義郎頓公孺苦冷疾二年至於骨立一日正灼
艾而趙三翁者來詢以病源頓實告翁悉令撤
去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窓放日光下射使
頓仰卧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觔乘日光灸之
移時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腹中如雷鳴下泄口
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爲之如是一月疾

良已仍令滿百二十日自是宿疴如洗壯健如少年時翁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之不審虛受痛楚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且又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但五六月爲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炭火慢熨之以聞濃氣爲度亦其次也

宋時馬塍人藝花如藝粟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紙糊密室鑿地作坎緇竹置花其上以牛糞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勝春時融淑之氣經宿而花放矣牡丹桃梅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乃開此雖助長然必適寒暖之性乃臻其妙

沈石田小幘四時山水倣北苑筆在烏戍人家題

句亦甚豪邁中原七子輩談詩謂啓南本富詩
才而以題畫取辨倉猝故遂入別調此猶咎張
旭縱酒吳生塗鬼致筆蹤狼藉也可笑沈詩曰
紅滿枝頭綠滿湖水邊人影夕陽孤春波消雪
三千頃賒與溪翁作酒壺雪壓高居玉樹中曉
來寒栗不禁風村沽急辨雙鰓碧卯飲聊充兩
頰紅長竿不屬忙人弄要自閒人管領之釣月
哦風一般趣黃塵沒馬是何時湖上新晴宿雨

收平頭舫子貼天遊瘦樽容得三千斛大醉去

題黃鶴樓

徽客徐弱水持看唐子畏白描鐵線勾一人持杯
對月坐脫巾露頂氣骨孤勁神采奕奕上題云
烏臺十卷青蠅案炎海千程白髮臣人盡不堪
公轉樂滿頭明月脫紗巾兒亨曰觀此詩意蓋
贈一遷謫巨公者其徐天全之流乎竹懶曰不
然必我坡翁

陳希夷莫知所出有漁人陳姓者舉網得巨物累以紫衣如肉毳狀携歸漑釜析薪煮而食之水將熟俄雷電遶天大震漁人懼取出擲地衣裂兒生卽搏也冒漁人姓故曰陳

王江魏之考城人常舉周易學究不遂慨然有超世之志醉則卧衢路或值雪邏者戲以雪埋之其氣蒸然消釋盡去或值其宴坐從旁竊聽之潺潺然如流水之聲此蓋仙經所謂飛精入腦之應也

唐設諸科取士其名隨時起立最爲龐雜今悉錄之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詞殫文律科岳牧科詞標文苑科蓄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臨難不顧狗節寧邦科長材廣度沉跡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龔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材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

懷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
文經邦國科藻思清華科興風興化科道侔伊
呂科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直言極諫科哲人
奇士逸淪屠釣科良材異等科文史兼優科文
儒異等科博學通議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
足安邊科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才高未達沉
迹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霸科知謀將
帥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樂

道安貧科諷諫主文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深
科高蹈丘園科軍謀越衆科孝悌力田聞於鄉
閭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識洞韜畧堪任將
帥科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詳明政
術可以理人科才識兼通明於體用科達於吏
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達才任將帥科詳明吏
理達於教化科凡此皆率意命名非有別異亦
恐先有欲舉之人而創名以網之耳

不獨詩有趣文亦有趣老莊有理趣爲庖羲翼至
西晉而絕左史有意趣爲春秋翼至前漢而絕
屈馬有情趣爲風雅翼至六朝而絕

王重陽未化前十日謂馬丹陽曰學道無他在養
氣而已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于脾元氤氳不
散則丹聚矣若肝與肺往來之路也習靜至久
當自知之竹懶曰余讀數百卷丹經要語不越
於此

澄心如澄水養氣如養嬰氣秀則神靈神靈則氣
變

白海瓊曰巫者之法始於娑坦王傳之盤古王再
傳於阿修羅王復傳於維陀始王長沙王頭陀

王閻仙

山在閻州

九郎蒙山七郎橫山十郎趙候三

郎張趙二郎此後不知其幾昔者巫人之法有
曰盤古法者又有曰靈山法者復有閻仙法者
其實一巫法也巫法亦竊太上之語故彼法中

多用太上咒語最可笑者昔人於巫法之符下
草書太上在天今之巫者不知字義却謂大王
在玄呵呵

高麗僧有一丹訣云不是有形物不是無形物看
見鳥崑岫此是造化骨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
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
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
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

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
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
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
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

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
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
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而冬蟄齧
吞者八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

六經卷二第 卷四
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
無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堅土之人
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
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
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
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
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
而神

人始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
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
齒然後能食三年顛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
通然後能化

人初在母腹中受父精母血成其朕兆所謂凡氣
也合空洞帝真九氣而全其體段所謂真氣也
一氣生胞二氣生胎三氣長靈明仙之氣而生
魂性始來以體段未具而不能靈迨夫四氣魄

生五氣臟生第六氣高真冲融之氣而生靈體
段始具則能動動則神生神生則性靈至九月
氣足十月胎圓然後降生矣

仙人採青竹長七尺而十二節者以雌黃酒調石
腦油灌之兩頭密封又用楮葉二十四筋裹了
以少黃土覆之上以麥皮一斗籠之其上燒之
勿令火炎但蒸鬱透自然有金色光明可以撻
百怪役萬靈携之不死不老所在神明護之

天精天門冬地精地黃日精枸杞月精松黃陰精
遠志陽精人參山精巨勝水精藕節人精菊花
九藥等分採擇清淨杵爛以百草和露包裹用
葛藤繫札與五斗米同蒸米熟出之夜攤於星
月之下五更水露陰乾爲末煉蜜丸日服一棗
大宜用水下不出七日可以度世

老子述五千文釋氏演三乘教只說無爲見性之
理生而有死唯全其性作虛明之神終不能堅

固其形爭似還丹生前不死不離肉質而獲飛
仙乃是有爲之真法古今得道神仙不少皆不
言還丹一事蓋此道至大不可輕泄只教人以
呼吸日月之光還精運氣思神守一御女秘精
之法服食草木五金八石暫延年命稍殊俗人
耳

天地之寶藏於中極命曰雌黃雌黃千歲命曰雄
黃雄黃千歲化爲黃金服餌黃金名曰真人

吳音清柔歌則窈窕洞徹沉沉綿綿切于感慕故
樂府有吳趨行吳音子又曰吳歛皆以音擅于
天下他郡雖習之不及也

王晉卿造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
瑄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
有光殆不減晉卿胡人謂犀黑暗象白暗可以
名墨亦可以名茶

東坡海外一帖字如五銖錢行草法相雜渴潤兼

六研齋正筆 卷四
四
三
出一任天行奇品也曰余在白鶴新居鄧道士
忽叩門時已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
偉人衣桄榔葉手携斗酒丰神暎發如呂洞賓
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三人各飲數盃擊節高
歌合江樓下海風振水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
予乃真一法耳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
靖書既去恍然

伍子胥逃楚仕吳吳王賜以屬鏤之劍自殺浮其
屍於江遂爲濤神謂之胥濤人皆知之今嘉興
有胥山鄉山高一十五丈周圍二里舊經曰伍
子胥伐越經營於此水經云子胥死於吳吳人
立祠江上名胥山杭州吳山亦名胥山蘇州吳
縣亦有胥山則其名非一今胥山鄉伍姓甚多
云

衛遯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劍遊并汾間唐高祖始
建義旗遯以勇藝進備行列洎擒竇建德遯持

挾鎗劍前後突翼太宗奇之天下定錄其功拜
將宿衛以母老乞歸詔許之既而以孝敬睦閨
門以忠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祠於荆溪
以平生弓甲懸廟下歲時祠祀而國史缺書其
人許渾過廟題詩于壁云武牢關下護龍旂挾
槊彎弧馬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兵纔散魯
連歸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溪掛鐵衣欲奠
英魂何處問葦花楓葉雨霏霏

春秋論戰勝功賞必歸功於以子者李愬淮西之
功謂裴度督戰以之耶韓愈碑文體裁宏麗足
重國紀愬娶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碑文不
實帝詔斲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以歸功
于愬或云憲宗疑裴與韓黨故抑其文又疑李
逢吉初議與裴不協皇甫鏞忌愈陰毀爲黨致
爾及觀裴度纂述蔡鄆用兵帝之憂勤機畧皆
歸功於上不敢以元功自居野史云蔡州舊有

吳少誠德政碑後勒韓文豎石相對少誠碑流
汗爲泥雖金石之物似亦有知何諸人見反不
及耶蘇內翰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
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
有段文昌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
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詩李商隱讀韓碑有
詩落句曰願書萬本誦萬過口內流沫右手舐
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劉夢

得嘗言柳八馭韓十八平淮西碑有帽子使我
爲之便說代判矣此才人忌能常態耳夢得詩
云城中晨鷄喔喔鳴城中鼓角聲和平此美愬
之入蔡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始於元和
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此署平淮之年也又
朝廷功業臣子遭逢皆有冥定裴公未第騎驢
過洛陽橋橋上二老人相指曰若要平淮蔡須
此人作相裴已過僕聞之追而語于裴裴公曰

彼見我龍鍾故相誚耳及裴爲右相始驗况裴
公行師發地得石刻云雞未肥酒未熟術者云
雞未肥雞去肉爲已酒未熟酒去水爲酉破賊
在已酉乎已而時日果應

薩天錫常有詩送欣笑隱住龍翔寺云東南隱者
人不識一日聲名動九重地濕厭聞天竺雨月
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暖留春廚石鉢雲寒卧
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屨秋風江上采芙蓉虞奎

章見之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重

下當時自

負意虞以先輩故少之云

石 土南臺見馬伯

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言欲改之二人構
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
間談及虞云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薩因誦
之虞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
宜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服
又題平望詩風濤忽動魚龍國烟雨翻成水墨圖

是蓬窓即景實錄也

朝玄閣下有董宗伯板聯隸書畫永凭闌看幾片落
花聽數聲啼鳥夜深翫易引半牕明月坐一榻清
風真丰致幽然此景良佳

沈鳧翁有詩云雄快生平矜未有太湖新漲半梅花
竒語亦實語足為光福街生色

東坡有寒食詩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此景堪畫

六研齋二筆卷四終

